

河童

石油勘探员曝光 1966年“河童入侵事件”绝密档案

它们确实存在着，并深深的躲在水草里，
张着一双来自幽冥、极其诡异的眼睛，在
偷偷窥伺着水面上，那些茫然无知的过往
船只。

水鬼河童

诡异蛟龙

幽灵浮岛

摄魂怪鱼

杜咏棠
——著

水下蛇塔，竟是玄机重重的水怪巢穴……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档案 | 系列
02

河童

石油勘探员曝光
1966年“河童入侵事件”绝密档案

杜咏棠 著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童 / 杜咏棠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3. 9
ISBN 978-7-5511-1415-8
I. 河… II. 杜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8472 号

书 名: 河 童
著 者: 杜咏棠

责任编辑: 李 爽 刘燕军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责任校对: 李 鸥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销售热线: 0311 - 88643221/29/35/26
传 真: 0311 - 88643225
印 刷: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字 数: 250 千字
印 张: 19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1415-8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引 子/1
- 一、甲板上的抱棺童/4
- 二、避导弹/9
- 三、水中有鬼/15
- 四、你和我快要死了/20
- 五、安全会议/25
- 六、神秘的老头/29
- 七、踹个大王八/35
- 八、断身人/40
- 九、追命的水鬼/45
- 十、隔离治疗/51
- 十一、地下航母/56
- 十二、流 氓/61
- 十三、泊位惊魂/66
- 十四、地狱的哭声/72
- 十五、再现抱棺童/76
- 十六、水鬼勾魂/82

- 十七、好像被下毒/87
- 十八、水产专家/92
- 十九、鬼压床/97
- 二十、幽灵船/101
- 二十一、触礁水漫岛/105
- 二十二、又见水鬼/110
- 二十三、鬼岛逃生/114
- 二十四、你是兵痞/119
- 二十五、这种生物叫河童（一）/123
- 二十六、这种生物叫河童（二）/127
- 二十七、横空出世的龙/132
- 二十八、水下有人/137
- 二十九、动物的凶猛/141
- 三十、水下来客/145
- 三十一、狡猾的女人/149
- 三十二、狂龙之灾/154
- 三十三、人的无力/159
- 三十四、孤岛求生/163
- 三十五、营口坠龙/168
- 三十六、撒尿之祸/173
- 三十七、消失的军舰/178
- 三十八、无礼的女人/183
- 三十九、鬼岛余生/187
- 四十、夜幕幽灵船/192
- 四十一、第一次潜水/197
- 四十二、亡命之旅/202

- 四十三、不安分的女人/207
- 四十四、暗洞幽灵/212
- 四十五、遭遇银形人/218
- 四十六、鬼船的藏处/223
- 四十七、野蛮女友/227
- 四十八、幕后杀手/232
- 四十九、地狱来的美味/237
- 五十、谁杀死他的孩子/242
- 五十一、疯狂的孤岛/247
- 五十二、诡异的神庙/252
- 五十三、河童之窟/257
- 五十四、浴血魔巢/262
- 五十五、置之死地/267
- 五十六、女人之伤/272
- 五十七、水晶骷髅/277
- 五十八、玛雅人的预言/282
- 五十九、神秘的影像/288
- 六十、逃出生天/293

引 子

有时候我常想：如果当初我没有登上 CACT 平台（海上石油平台），没有干上钻工或者潜水这一行，可能我会像我其他同学一样，有一个平静的生活、更幸福的家。

曾经，师傅大邢跟我说过，大海是离十八层地狱最近的地方，在你选择了平台之后，就选择了站在地狱门口。

只是，我偏偏选择了这个不能预料的大海，选择了那些惊涛骇浪里的危机。它们总是让我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，噩梦一样悄悄地来临，然后带走我身边熟悉的面孔。由于离奇诡异，好多只能用匪夷所思、惊骇莫名来形容了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对水产生过巨大的恐惧，即使在洗手洗脸的时候，都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，让我在接触水的一刹那，心猛地收紧，脑海里浮现一个诡异的画面：某种东西带着残忍的笑，一下子从海草弥漫的幽暗水底，冲到我的面前，沾着腐肉的利齿，睁着贪婪血红的眼睛，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！

那是我最痛楚的记忆，如同挣扎在满是血水的海底，冰冷刺骨，惊骇无限，一串串摇曳的水泡，使尽全身力气都不能奔跑的恐惧。

似人非人，水鬼河童怪兽；卷带着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，扑向

我的诡异蛟龙；日夜漂浮在海上，如同幽灵的浮岛；让人如在梦游，进入万劫不复的怪鱼！还有——还有，时隐时现，缀着骷髅的鬼船；水下庞培，满是玄机坍塌的水底冥城……

梦！都像是一个个噩梦！我也经常这样告诫自己，所有的事情已经过去，学会忘记——要忘记所有的痛苦的一切。可是那些经历，已经烙印在我的心里，只能在不经意间想起，并折磨着自己。

因为工作，我不能不和光怪陆离的水底幽冥联系起来，这种感觉，是那些没有经过水底生死历程的人，不能预想的。

在蓝蓝的、空阔的大海下，有谁真正清楚，波澜壮阔的最底层，那些神秘的东西，以什么方式存在着？这让好多人都奇怪。但我明白，它们确实存在着，并深深地躲在水草里，张着一双来自幽冥、极其诡异的眼睛，在偷偷窥伺着水面上那些茫然的过往船只。

前些日子，单位核实退休人员的具体情况，我竟又一次登上了石油钻井平台，看着那些高科技、现代化的采油器械，我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工人太幸福了，而我们那个时代的装备，与现在比起来，简直就是一堆废铜烂铁。当平台队长问起我，关于我被列上死亡名单的经过时，我的心，一下又滑入二十多年以前。

在那个风声喊声交杂、灯光乱晃、世界摇曳不定的夜里，最最恐怖狰狞的一幕，让我从此惊醒，这份看似平常的工作，有着常人不能想象的诡异与凄厉。

虽然，我的名字，曾经出现在单位的死亡名单里面，但幸运的是，我还活着，没有像那些同事一样，消失在冰冷的大海里。

而今天我说出的这些，是资料与档案中找不到的。因为我那个时代，正处在改革初期。如果乱说乱讲，那是要上纲上线的。

我的这些经历，只能封存在我的心里、记忆里，但那些死亡名单中的人，并不是寂寞的，他们常常令我突然从梦中惊醒，依然是

当初的笑脸，依然是当初的年轻，重复着一个个故事，说着一句句旧日的话题，但也一遍又一遍地刺痛着我的心。

出于良知，我只能记录下这些，并公布于众，有人可能会说我写这些，是瞎编乱造。但我明白我在做什么。这是我们活着的人，对于那些逝去的兄弟的一种安慰。而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应对别人的指责。

人们常说，五十是知天命之年，像我们这些走下工作岗位的人，心里怀念的还是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。想起他们，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，毕竟他们死了，我还活着，我不能将一个个真相隐瞒，并带入棺材。

这对我是一种经历，而对于你，可能只是一篇无关紧要的文字。

而我的海上历程，也必须从我初到中海油的总部说起……

一、甲板上的抱棺童

中海油的总部在上海。

记得，在总部报到后，由上海乘飞机去钻井船。

据说这种海豚直升机是从法国引进的，很先进，满载十二人。而我们起飞时，算上飞行员一共十个人，都是些水手、轮机工。我认识的只有身后坐的两个女人。一个是“渤十”的会计兼出纳，叫陈淑芬，人温文尔雅，让人感觉十分亲近，所以大家都管她叫陈姐。还有一个和我岁数相仿，二十二三岁年纪，叫姜虹，人长得挺漂亮，唯一的缺憾就是她戴着一副黑边眼镜，遮住了所有的秀色。由于并不熟悉，在那个男女交往非常保守的年代，我们很少交谈。

飞机在塘沽一个机场降落加油，起飞后沿着渤海湾南岸的海岸线飞行。在我半睡半醒之间，好像在青岛一个叫“仓口”的军用机场又加了一次油，上下了几个人。

我不太清楚，只是当我真正睁开眼时，看到的却是身后那个女孩，拎着一个挎包，将我叫醒，原来已经到了“渤十” D31 平台。

其实她就是我的小师傅姜虹，也就是她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，是我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之一。

这个平台分三层，第一层是独立的停机坪，而队长的办公室及

平台的管理科室则都在第二层。下了停机坪，沿着舷梯就走入一片阴暗之中。

或许，是好久不见阳光的原因，阴暗的舷梯里，总有一股带着秽臭的海腥味，让人闻了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应该是憋闷、压抑与一种莫名的惶慌感，到底这种感觉为什么会产生？我后来觉得，这可能是因我第一次来海上平台的原因，是由于环境陌生造成的。

和姜虹一级级向下走着，却不知道为什么，忽然一股烧纸的烟味，夹杂着女人的哭声，从下面一阵阵飘上来。平台怎么会有烧纸味与女人的哭声？这让人不禁心里生出一阵奇怪。

从舷梯拐下，通过一条阴暗的通道，这是两个集装箱的夹缝。走在其中，冷飕飕的，半点没有盛夏的暑热。

或许，是刚才一直在阴暗中行走，当来到二层平台时，只觉得阳光炙人，耀眼生花。揉了揉眼之后，才发现甲板上围了一大圈子人，堵在一个科室门前。姜虹和我一样，都感到有些惊异，圈子中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腾腾的黑烟卷着纸灰缓缓直向天上飞去，人们也在叽叽喳喳低声地议论着什么！让人心惊的，则是一阵阵女人的哭泣，听了是那么揪心扯肝。

“王哥！怎么回事？”姜虹来到一个矮小的中年人身后，小声问道。

“哦，小姜呀！还有什么事！就是前天死了的李大猛，今天家里人来迎尸首了。没听吗？他媳妇哭得多难受，还有一个三岁的小丫头，什么事儿都不懂！刚才还喊着让大猛别睡觉，带她买糖去呢！看着……看着让人受不了！”他说着眼圈不禁发红，声音哽咽，看来他和这个逝者大猛有着不同寻常的阶级感情。

“小姜！这个人是谁？”矮小的中年人，这时眼里露出一种异样

的眼神。

就在他问话的一瞬间，立即又有几十道目光向我投来，眼光中尽是不屑、嘲弄和一种怪怪的神态。

这是怎么了，难道我浑身长毛？心里想着，我只觉浑身上下不自在起来。

于是，我赶紧溜到了一边，找了个人稀的地儿，踮高脚尖向里瞅去，只见几个上年纪的老人，正在劝一个头缠白布的女人。那女人面容憔悴，满脸都是泪水，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其中一个老人抱着孩子，也在不住抹泪，倒是孩子拿了一个大苹果，满脸无知地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对这些似乎并不在意。只是后来看到地上那个女人在哭，竟小嘴一撇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并伸着两只小胖手，要妈妈抱她。这些看在我的眼中，心像给人猛揪了一下，鼻子发酸，也险些落下泪来。

在女人旁边，有一堆火正腾腾地翻着红色的火苗，将一沓沓纸钱化成黑色的“蝴蝶”，然后随着黑烟与轻风，向天上飞去。

让我唯一记忆犹新的，则是烟火中的一对纸人，那是刚燃烧不久，应该是分为一男一女的，糊得惟妙惟肖，一张粉色的脸上画着细细的眉毛，鲜红的小嘴如同血色，一双大眼在火焰的明灭中似乎来回地动着。只是脸上涂抹的红色颜料，不知是当时扎纸匠粗心，还是图省事，并没有将颜料晕染开，让其自然地由中心部的深红向四外逐渐变淡，而是像日本的膏药旗一样，一个脸蛋一块，圆圆的红色。

不知为什么，就是这血一样的纸人脸，竟给人一种莫名的诡异感。我知道，这对纸人唤作抱棺童，分一男一女，在我老家，死了人之后，都会糊这么两个纸人放到棺材两边的，不知道的就说是金童玉女，其实这两个东西，就是负责给死者引路，在路上服侍死

者的。

一般这两个抱棺童，都有名字的，而为它们起名字的是制作它们的扎纸匠，在纸活完成之后，扎纸匠都会用毛笔将它们的名字写到纸人的衣襟上。一般都起些“听说、听道、听话”的浅白名字，意思就是到了那边，听死者的话，态度要好，随主人使唤，不生怨言。

那时，虽说破除封建迷信，破除四旧，但这对抱棺童子，却始终没受大风暴的影响，始终如一地守在死者的灵柩旁，让人看了诡异，也由诡异中给人一种莫名的压抑与心酸感。

只是这对童子，今天竟给人带上平台，这不由得不让人觉得有些过于可笑了。但这种笑，又有谁能笑得出来？伤心欲绝的几个老人，让人心碎的年轻的寡妇，与一个幼小不懂事的孩子，一个好好的家庭，竟随着火中的纸钱支离破碎了。

我看着红红的火焰，炙舔着那对抱棺童的脸，它们上翘的红红的小嘴，似是在笑，但在火的衬托下，那红艳艳的口中仿佛在滴着血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就是这对纸人，以后竟经常在我的梦中出现，带着天真的笑声，透着莫名的诡异。

但我注意到了，在一片即将烧着的衣襟上，写着一个歪歪斜斜的“亮”字，字是毛笔写成。

就在这时，从门口出来几个人，都穿着橘红的工作服，只是很干净，为首的是一个胖子，四十多岁年纪，神情颇为冷漠。

他挤过人群，来到抱孩子的老人身前，低低地说着什么！一开始老人的脸上极不情愿，后来不知为什么老人无奈地点了点头，但脸上的神情比刚才还要伤心。在胖子的引领下，两人穿过人群，进了队长办公室。

我之所以说是办公室，是因为我旁边有人在说：“蔡队把老五他

爹叫进了办公室，看看他们要商量什么！”

人们向门口拥着，但没过多大工夫，门口又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嚷：“让开点！让开点！喂！老梁！去把老五的媳妇和两个叔都叫进来，队长要和他们说点事！”随着那人的话，人群里面有人应了一声，随着人群一分，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工人从里面探出头来。

他来到那个哭泣的女人旁边，“老五家的！现在先不要哭了，队长要和你们谈谈，有什么条件，先跟队长说，该要钱要钱，什么也不用怕，左右老五已经走了，管不了你们了，可你们也得往以后想呀！别哭了！别哭了——”

在老梁的连声劝阻下，那个女人渐渐止住了悲声，一个满脸泪水的老人，将女人拉起，几个人一前一后，走过人群。平台上只剩下一个盖着白被单的死尸，孤零零地躺在日光下。

这时，我不禁扫了一下那堆焚烧的火纸，一桩奇异的事发生了。我不知别人看没看到，反正我是看得真真切切。那个即将烧尽的抱棺童女，正注视着我在发笑，红红的嘴角向上翘起，黑而细的眉毛在动，特别是那双原本空洞洞的大眼，竟向着我眨了一下。

二、避导弹

我只觉脊梁骨上嗖嗖地冒凉风，正想离开却觉肩膀给人一下按住。

“啊！”我吓得浑身一颤，忙回头去看，却见眼前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，站在我身后，长得浓眉大眼，年纪在四十多岁，脸上连鬓络腮的胡楂，可能有两三天没刮了，黑黝黝的，给他增添了几分威猛的气势。

而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，正是姜虹。看来是她叫来的这个人，难道他就是这个平台的队长？只是看这家伙长得够野的。

“你四（是）新来的？你个挺好的大学生哎，你哪儿不好去，偏跑到这儿来！凑吗热闹！该干吗干吗去！”这人一张嘴竟是天津口音。

我赶忙陪着笑说：“师傅！我是刚毕业的学生，得服从组织分配不是！来这儿，是总部的命令！”

“你来这儿也长不了！还得滚蛋！晚走不如早走！去哪儿都比这儿强！知道吗？”

“师傅！去哪儿干都是为人民服务！你说是吗？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姜虹在这个连鬓胡子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，

这凶巴巴的汉子，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嘴里不住地说着：“好！行！
嗯！可以！四四吧（试试吧）！”

待他们咬完耳朵，这个天津汉子，才又问我：“你吗姓吗？”

由于我在猜测这家伙的身份，没有听真他的问话，把“姓吗”
听成“行吗”，忙答道：“行！”

他脸上这才有了笑纹，“你也姓邢，我以为在这儿只有我姓邢
呢？又来你一个邢！哈哈！以后我大邢，你二邢啦！还真不错，先
干干四四（试试）吧！再不行，你也认头了！”他说着拍了拍我的
肩膀。

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以为我姓邢。我正要解释，哪知他又说：
“刚才唉！小姜叫我，说来了一个大学生，叫我过来看看，其实唉！
我这儿也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儿，你以后就跟我混吧！一会儿我
去找蔡胖子说！你先跟着小姜儿转转，熟悉一下工作环境，以后干
活也得劲儿！”

哦！原来他不是这里的队长！妈的！和他费了这么大劲！

他又指着身后那个眼镜女孩道：“她是你师姐，叫小姜！”

我忙向那个女孩笑道：“小姜师姐！”

“什么小姜师姐！你还大蒜师娘呢！”女孩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，
冷冷地说，“我叫姜虹，以后不要叫我师姐！”

我有些尴尬，心里想，难道要叫你师娘，你跟这满口脏话的人
渣师傅有一腿？

“以后叫我小师傅！你是刚来的，什么也不会，工作上有技术难
题问邢师傅，专业知识与数据不明白的问我！”姜虹一本正经地
说着。

“那也行！就这么地吧！不懂的先问小姜儿！”邢师傅说完转身
爬上扶梯。我只能望着他消失的背影发出一声苦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

可能是我的笑，让姜虹察觉我有什么齜齜心理。

她装作一脸老成地围着我走了半圈，用脚上的解放鞋踢着地说：“小同志！对待革命工作，一定要认真严肃，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。听主席的话，要敢于战天斗地，向大海要石油！你听到了没有？”

“是！小师傅！听主席的话，向大海要石油！”

“嗯！你去问问师傅，大钻再进度五十米，开泥浆泵行吗？”

我一听，差点气出鼻涕泡来，原来她也什么都不知道，却来指挥我，气得我没好气地轻声嘟囔：“原来你也什么都不懂！还想当人家小师傅呢！丢人！”

哪知道，我刚说完，屁股上就觉一疼，竟给她狠狠地踹了一脚。

只听她凶巴巴地说：“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生粪蛋子，动不动就发牢骚！对待革命工作，你必须听老同志的话，至少我们这些老同志有先进的工作经验，能对你们这些后进同志，起到传帮带的作用！听好了没有？”

“哦！哦——听好——听好了！”

我嘴里说着，但心里知道这人是乍穿新鞋高抬脚，总想在我面前摆摆老资格，可问题是她也是个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生粪蛋子，比我强不到哪儿去。

只是，想起刚到甲板上那些同事怪怪的眼神与那堆烧着的冥币纸人，我感觉到这里一定有古怪。

“对了！小师傅！我想问你点事儿！”我说着扭身想凑近她，和她小声说话。

哪知道，她用手里一个档案夹子一下支住我的胸口，“男女同志，要保持安全距离，免得让别人误会！有话你说！”